



# 利生

ཕ་གཤམ་མཚུངས་པ་གྲོ་འོ་ལྷ་མོ་ལྷ་མོ་ལྷ་མོ་

達香寺·佛教利生中心·噶舉佐敦滾恰  
Kagyudro Dun Kunchab, Taipei, Taiwa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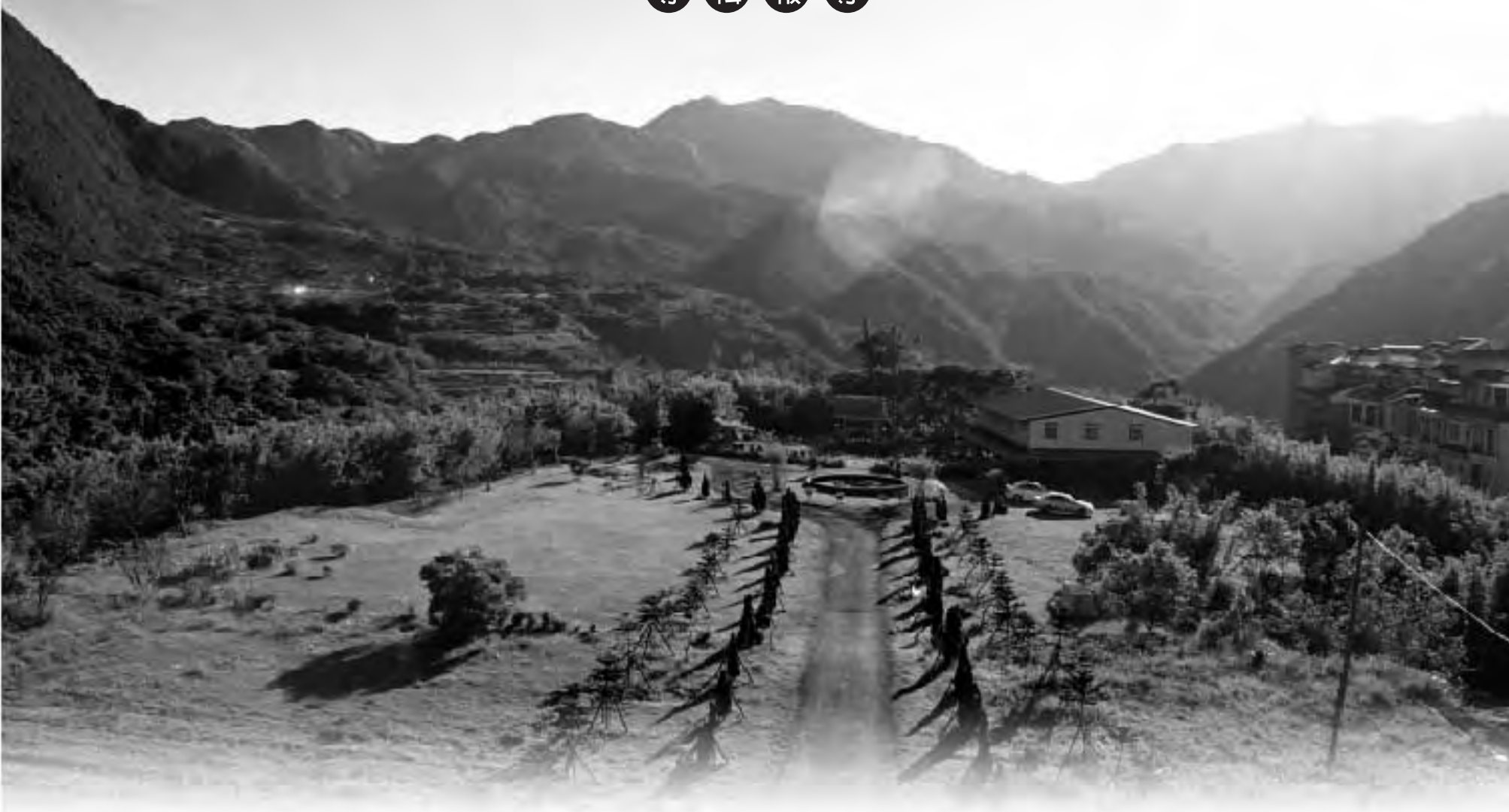
導師 卡盧仁波切  
名稱 利生  
發行人 洪肅賢  
發行所 達香寺 贈閱  
石碇關房 台北縣石碇鄉豐田村磨石坑33號  
台北中心 台北市華陰街187號3樓  
電話：25500726-7  
傳真：25500730  
E-mail: dhachang@ms27.hinet.net  
http://tw.club.yahoo.com/clubs/kalurinpoche  
郵政劃撥：19776136 達香寺  
中華郵政台北誌字第300號執照登記為雜誌交寄



無法投遞時請退回

## 卡盧仁波切台灣道場——金法林

專 輯 報 導



第二版  
萬物靜觀皆自得

第三、四版  
塑造大佛見聞記（上）

第五版  
打掃記

第六版  
自成無上道 廣度無數眾 ——  
金法林整建工程計劃

第七版  
課程活動

第八版  
捐款徵信

卡盧仁波切 在台灣的道場位於台北縣金山鄉，未來將成為達香噶舉在台灣弘法重鎮。

今年七月的信徒大會召開至今，金法林寺的整建工作在 喇嘛江秋、中心會長以及眾師兄弟的努力下持續進行著。從中心與恆礎法師的因緣際會，到寺院環境的整理、大佛的開始塑造、周邊硬體設施的增建，過程中有賴四眾佛子虔心發願，埋頭付出及參與，俾使金法林能廣大成就利益眾生。

為通告顯密教內縑素四眾，同時也期盼十方信眾能一齊參與金法林的整建工程，編輯小組特別於本期利生法訊製作專刊報導，並藉此機緣記錄 卡盧仁波切佛行事業的里程碑。





# 萬物靜觀皆自得

文 / 釋恆礎 法師

寫了十多年，這回七百個字的緣起卻是難倒我了，坐在忘憂谷邊，聽盡了潺潺的流水，總擠不出隻字片語。我要說什麼呢？太多了，也太少了。真的，多，可以多到好像天方夜譚那樣綿綿無止，少，又少到無話可講。昨晚我問洪師兄：「可不可以和我一起寫？」她笑得很燦爛，告訴我：「從小別的沒得過第一，只有作文得第一。」我高興了：「快快幫我寫！幫我！」她又笑，望著牆上宣公的偈語，唸著：「無你我，有什麼？萬物靜觀皆自得，我覺得這個最好！」當時我還說：「賴皮！這哪有什麼關係？」

今天一早起來，在溪邊吃早餐，幾位居士談論著佛法，我的位子正好望見藍藍的天、白雲、大石邊上的花、蝴蝶、蜂、杉上的松鼠……想到昨夜灑得一床的銀月，我忽然打岔，對洪師兄說：「我覺得萬物靜觀皆自得最好。」她又笑：「昨晚就告訴妳，妳說沒相關連。」對啊，昨晚和今早我怎麼又想通了呢？緣起七百個字就從這首偈頌寫起吧——你念佛、我念佛，你我念佛為什麼？了生死、化娑婆，處處極樂阿彌陀；無你我，有什麼？萬物靜觀皆自得；煩惱斷、無明破，跳出三界大愛河——這是

1972年12月，恩師宣化上人講的。去年年尾，我破例邀約這多年來一直護持金山正法聖寺的居士，請大眾開春後上山聚聚會，只想再一次提醒2005年是宣公圓寂十週年，也想再一次鼓勵大家團結起來重建聖寺，圓一圓十五年前宣公的囑咐「要好好把這裡做好，以後可以利益很多眾生的」。

正月初五的早晨，清冷的薄霧籠罩著秀峰，舊識的居士們陸續而來，人群中三位素未謀面的客人由山城的總管陪同，參訪之後非常禮貌的問了一些有關寺院運作的近況，就先行離去了。我興致勃勃地主持著重建聖寺的會議，大夥約好以後每月聚會一次繼續討論策劃，這是七八個月前的事，而除了新春那次之外，就少有人主動召集或出席了。不可思議的是，聖寺的重建也已經在進行中了，推動這項有義之舉的竟是那三位不速之客！回憶這十多年來如夢般恍惚的點點滴滴，回想出家後像電影似虛幻的一切，毀譽譏捧，歷盡人生百態，再看看秀峰坪上每一顆在風雨中成長的小樹，雖然不夠高大卻著實堅挺。幾番被風掃盡的枝葉，幾番被水浸泡的根莖，風雨過後才復甦不多時，又得迎接下一場風雨的洗禮，積年累月下來，

自成一格地呈現在群山環抱的大自然中，看了令人肅然。大概就是這一股靈秀之氣吧！充滿靈秀之氣的這裡感召那三位充滿靈秀之氣的人，如今聖寺的重建工程就如同正月初五的清晨，籠罩在一片薄霧中般靈秀。

因緣不在策劃之中，因緣是多生累劫的成果，每個人各自有著、各自受著。寫到這裡，我無意中換了一個位子，看到一朵白雲正悠悠地滑過一顆古老的黑松，白雲和黑松的相遇在我看來是那麼偶然，但對雲和松來說，或許她們早已祈願了好久好久才有一陣善解心意的風吧！現在，就讓我用一個比喻來圓滿這七百個字的緣起——雲，早就想取悅住在山邊的人了，松，也是！她們雖然互不相識，但她們的心願是相同的。風，最超越了！也最智慧，就這麼輕輕的一吹，雲和松相遇，住在山邊的人正好看了一眼，心裡感到很喜悅！就是這樣，因緣成熟的時候，就這樣了！利生中心的心中只有利生，聖寺的啓建也只因為可以利益很多眾生。觀音菩薩的慈悲與智慧就是那陣風，把雲和松吹在一起，滿了利生之願！寫了十多年，這回七百個字的緣起卻是難倒我了，坐在忘憂谷邊，聽盡了潺潺的流水，總擠不出隻字片語







## 塑造大佛見聞記（上）

利生中心開始著手整修金法林的同時，喇嘛江秋發心親自塑造一尊大佛，準備供奉在金法林的大殿中，我與中心的師兄弟有幸親睹造像的經過。為了和無法參與的師兄們分享這有趣且深具意義的過程，我們決定以文字與鏡頭記錄喇嘛塑造佛像的始末，希望大家在閱讀之中能對於從無到有誕生一尊佛而產生感動，以及謁見佛陀相好光明的喜悅。

八月的某個晚上，中心共修完畢後大家正討論著隔天要到金法林去打掃，聽到陳興源師兄說喇嘛江秋要在金法林用保麗龍做一尊大佛像，我立刻上前追問，陳師兄說：「沒錯，喇嘛真的這麼打算。」聽他說得這麼篤定，我心想，哇！這可有趣了！用保麗龍做一尊大佛像，在中心還是第一回聽說！於是便忍不住好奇跑到喇嘛面前問個究竟。

「喇嘛，聽說您要在金法林的大殿裡用保麗龍做一尊大佛像喔？」喇嘛江秋知道我又要問東問西了，笑著說：「對啊，你聽到消息啦！」我接著問：「您怎麼會想到要用保麗龍？如果我沒記錯的話，您以前沒用過這種材質來創作啊！」喇嘛耐心回答：「沒錯，這是我第一次嘗試用保麗龍。我打算在金法林的大殿裡供一尊大的釋迦牟尼佛像，因為考慮到那裡有溫泉的硫磺氣和海風，如果用金屬鑄造很快就會被鏽蝕。我原先想要用西藏傳統的黏土造像工法，或是用水泥為材質等等，想了很多方式，結果陳興源提供我一個不同的做法：先用保麗龍雕塑出輪廓，再用玻璃纖維覆蓋在外面，最後用補土來勾勒細部花紋。我覺得這是個可行的點子，所以想試試用保麗龍來雕刻佛像，再由陳興源負責玻璃纖維的部分，不過還不知道能不能成功。」我聽了喇嘛的述說覺得更加有趣：「那就要用很大塊的保麗龍囉？」喇嘛點頭：「是要用大塊的保麗龍，陳興源已經幫我訂好了，一兩天後就會直接送到金法林去，到時就要開工了。」聽喇嘛這麼一說，我興起在一旁觀看的念頭：「那您塑佛像的時候我可不可以到旁邊看啊？」喇嘛爽快地答應。真是太棒了，就等著開工吧！

開工當天我隨喇嘛江秋到金法林，一進入大殿就看到疊著十多塊長寬高大約6 x 3 x 2台尺的大保麗龍。上二樓看到洪伯伯正在裁切木料，原來是中心會長請他幫忙做裝潢。洪伯伯和喇嘛開始討論要在哪個地方作業，最後選定二樓最裡面的一個房間，這就成了喇嘛製作佛像的工作坊。決定了施工場所，



喇嘛要我到樓下搬兩塊保麗龍來。站在保麗龍前我心想，這麼龐大的東西我一個人搬的動嗎？於是用手拉了一塊，哇！好輕，絕對沒問題！沒想到一旦揹在背上走上樓梯才發覺保麗龍雖然輕，但體積實在太大了，只要背稍微一駝，整塊保麗龍就幾乎要從我頭頂翻落，腰稍微一挺又快從我背上滑下，好在沒人發現我的狼狽樣，不然又要譏諷我是文弱書生了。待兩塊保麗龍到位，喇嘛拿出一本儀軌開始修法，接著朝保麗龍撒五色米，再繞行整座大殿上下樓層沿路撒米。回工作坊後，喇嘛便說道：「開工吧！」

開工第一件事，喇嘛先在保麗龍上丈量畫線，我瞄了一眼喇嘛所帶的工具——兩把刀子、一把長約三十公分的鋸齒刀、一把蔬果雕刻刀，此外就只有砂紙了。我心裡暗想：光靠這些工具就能塑大佛嗎？簡直是impossible！喇嘛向洪伯伯借來墨斗在保麗龍上各畫一圈線，把兩塊保麗龍併在一起，成為一個十二尺長的長方體，接著說出他的構想：「這個長方體要刻出佛像的蓮花座，所以兩邊各要裁掉一尺多的長度。」但第一個問題出現了，如何能切出三尺長、兩尺寬的截面呢？喇嘛也發現這很棘手，因為帶去的工具沒有辦法割出這樣的深度，洪伯伯拿出木工用的鋸子也派不上用場。最後喇嘛想出一個方法，他找了一條電線，抽出一條兩公釐細的銅線，用美工刀在上面刮出密密麻麻的刻痕，我和他各抓住銅線的一端，這就成了一條克難的線鋸了。結果真的裁出那麼大的截面，解決了遭遇的第一個問題。

接著喇嘛拿鋸子要鋸出整個蓮花座的粗略輪廓，他東削一塊、西劃一刀的，一會兒對著保麗龍凝視不語，一會兒又要我幫忙把保麗龍翻過來轉過去，在一旁的我根本看不出喇嘛每一刀落下的用意何在，只能照著他的意思做。過了一會兒，我終於看出有個弧面產生，那是盛開花瓣的弧度。我發現即使無法幫喇嘛雕刻，但喇嘛在鋸保麗龍時還是不能沒有人幫他扶著保麗龍，鋸子在抽拉時若沒有人壓著，保麗龍會晃動得非常厲害。喇嘛也發現到這點，很慈悲的告訴我：「還好你有跟來，我真的需要個幫手。」喇嘛想到西藏的寺院在塑佛像時，沒有手藝的西藏人雖然幫不上忙，但為了結善因積功德，他們會用雙手恭敬地觸摸尚未完工的佛像。聽喇嘛這麼一說，我心想有這麼好的事，大家真應該抽空來幫忙才是。

持續的作業中，喇嘛問我知不知道他開工前修法唸的是什麼？那是用藏文寫的，我當然不知道囉！喇嘛於是為我簡述儀軌的大意——首先讚頌佛陀的十二行誼、三十二相等種種莊嚴，並祝禱施工順利圓滿。接著喇嘛自己向佛陀發願祈請：我今發心塑繪您的聖像，但我等凡夫即使用盡世間俗物也描繪不出您的三十二相、八十種好、三千威儀、八萬四千細行，但為了生在佛後的眾生，懇請您光降此際顯現真容，令我有所本據依形摹寫，使後世眾生得以拜謁聖顏，而能獲得您的加被，倘若我的塑造有不如法之處，請求您原諒我能力不足。聽了喇嘛所發的願，讓我不禁為之動容。

在喇嘛不斷刨、鋸、刮、磨之下，整個工作坊不時飄散著保麗龍的細削，有如片片雪花。接近中午時分，四坪不到的工作坊的地板上已積滿細削和大小廢材，幾乎無法行走……



恰巧有幾位中心的師兄來觀看喇嘛塑造佛像，趁著人手充足大家趕緊整理，一下子就掃出三四袋的廢材。傍晚收工前，喇嘛已刻出幾瓣蓮花，在場的人莫不讚嘆蓮花座優美的造型，對喇嘛的手藝佩服不已。

喇嘛江秋的藝術天份在利生中心可謂人盡皆知。他剛到中心住在石碇達香寺時就手繪了兩大幅黑瑪哈嘎拉與白瑪哈嘎拉像，相信許多人對這兩尊香巴噶舉大護法的認識就是來自這兩幅畫作。喇嘛又曾以粘土捏塑了一尊老卡盧仁波切像，見者無不讚嘆像極了仁波切的神情。而達香寺興建舍利塔時，喇嘛更展現出他在建築和工藝上的長才，在當時未出家的連群的協助下從基地座向、構圖設計到各項工程，每個步驟都在他的督導下完成。達香寺舍利塔落成不久，喇嘛又一肩扛起重建家鄉日照寺的任務。日照寺與老卡盧仁波切有很深的因緣，喇嘛江秋在老卡盧仁波切之處出家後曾不斷請求仁波切重建這座寺廟，當時仁波切總是回應他：會，會，總有一天會重建。想不到十多年後，喇嘛自己將寺廟重建了！大部分的時間喇嘛在台灣遙控建寺工程，回到家鄉時他就會挽起袖子親自投入。日照寺這樣的重建，喇嘛在老卡盧仁波切身邊時大概是想像不到的吧！

曾聽喇嘛說他小時候就喜歡畫畫，沒受過繪畫訓練的他喜歡到處塗鴉。他曾在家中的一口木箱上以簡單的顏料畫了一些西藏傳統圖案。有天喇嘛的哥哥帶了一位古董商到家中，向古董商介紹這口木箱子，古董商因木箱上美麗的紋飾而誤認那是年代久遠的骨董，願以高價向他們購買。正當交易快完成時，喇嘛的媽媽開口說道：「漂亮吧！這箱子上美麗的圖案是我那小兒子畫的。」就這樣，原本一筆不錯的交易於是告吹。喇嘛提到這段趣事時還微微露出得意的神情哩！

當喇嘛到印度索那大依止老卡盧仁波切時，他的藝術天份得到最大的發揮。當時仁波切正在進行建寺工程，不久便發現喇嘛江秋的繪畫和工藝才能。喇嘛從老卡盧仁波切那裡學習到西藏傳統繪畫佛像和建築舍利塔的構圖比例，幫忙仁波切建寺的同時也更精進了自己的專長，更傳承了仁波切一生不斷地建寺造塔、塑繪佛像，希望眾生能因此接觸佛法的宏願，說喇嘛江秋是卡盧仁波切佛行事業的好幫手一點也不為過。

開工的第二天洪姊來到工作坊探班，她站在門口凝望喇嘛已完成的部分，看到喇嘛使用的工具這麼簡陋感到有點訝異，於是說道：「喇嘛，我看這樣做太辛苦了，要不由中心花錢訂製，請專門做佛像的來好嗎？」喇嘛聽了仍舊繼續刻著保麗龍，沉默許久才開口：「先讓我試試看吧！真的不行再另外



想辦法，好嗎？」洪姊知道喇嘛希望由自己的雙手來完成佛像，便說：「喇嘛，謝謝你，讓我們中心省下兩百萬了。」。

走進這間喇嘛雕刻保麗龍的工作坊，看到的情景大概是——喇嘛正拿著鋸子在保麗龍的一端鋸著，另一端則有位師兄雙手抱住保麗龍，或乾脆坐在上頭以減少晃動。還會看到喇嘛拿著菜瓜布使勁地磨出佛身體的肌理和衣服的縐摺，一旁的師兄則拿著掃帚忙著整理場地。每當有工人經過門口，看見已經刻好的部分佛像，臉上便會露出難以置信的表情，同時壓低音量表示驚訝與讚美，深怕打擾到喇嘛。但是不要忘了，整座大殿此刻已變成工地，你可以聽到空氣壓

開這個房間，全神貫注在工作上。每當手機響起，喇嘛幾乎可說是極不捨地放下工具接聽電話。曾有一度工人在樓上以電鑽打碎水泥牆，那聲響半天下來實在令人抓狂，喇嘛才終於放下手上的砂紙對大家說：「這噪音太可怕了，可是如果不讓工人趕快把天井加蓋好，不久颱風就要到了。沒辦法，只有忍耐。」說完又繼續工作。

就這樣，蓮花座完成後，佛像的盤腿到腰、胸、手、頭、面也一步一步地形成，整個過程不禁讓人聯想到密續修法中的「生起次第」。而每當完成一個部分，在場的師兄弟便趕緊拿起相機拍照記錄。楊大緯師兄藉由光影和背景的处理拍攝佛佛的手掌，使喇嘛雕出的佛手看起來就像藝廊裡的展品，令人驚豔。

我們這些弟子在一旁名為幫忙，實際上只是在旁觀，看著看著也就忍不住開始評論起來，尤其是在刻劃臉部時有人說道：「喇嘛，這裡不太對稱喔！」剛開始喇嘛還修了一下。「喇嘛，那邊不夠自然耶！」、「這裡歪歪的」、「那邊怪怪的」大家你一言我一語，喇嘛乾脆就相應不理，到最後聽煩了，故意擺出一副架子調皮地說：「欸，我現在是藝術家，你們在這裡指指點點的，叫藝術家怎麼創作啊？現在先別評論，等我整個完成了你們再說個夠吧！」硬是把我們的嘴給堵起來。刻意讓我們安靜下來，喇嘛其實是很在意佛像的臉部線條的，他投入極大的精力，兩三天的時間裡大半都在臉部修修改改的，還向洪伯伯借來鉛垂檢視佛像的五官是否端正。喇嘛一度修出消瘦的雙頰，我看了之後心中便浮出老卡盧仁波切的影像，佛像與照片中那清麗的臉龐竟有幾分神似。之後喇嘛再將臉頰修補稍為豐腴，在嘴角處勾勒出淺淺的微笑，又讓我聯想到這一世的卡盧仁波切，仁波切不就是這模樣嗎！至於這尊佛像到底像誰，將來完竣後就請您來仔細端詳！

下期待續



編者按：

直到本期利生法訊付梓時，喇嘛塑造大佛的工作尚未完成，為使讀者能有完整了解，將於下期法訊繼續刊載此文，敬請期待。

### 塑佛花絮

第N幕：喇嘛智慧小語錄  
場景：金法林大殿塑佛中

工人：喇嘛！佛的腳好大哦！  
喇嘛：(笑)你們大家不是都喜歡臨時抱佛腳嗎？  
那佛腳當然要做大一點啊！

縮機正在運轉、洪伯伯正在使用釘槍或車床、樓下的工人們邊吆喝邊釘板模，以及窗外的怪手正在拆除貨櫃屋等等的噪音，然而這些卻都不影響到喇嘛。喇嘛一旦進入工作坊，除了用餐時間，幾乎不離





# 打掃記

豔陽高照，小丘上大殿黃的耀眼。遠遠望過去，烈日下有個身影推著新買的除草機來回走，不遠，同塊大草坪上架著藍白相間的棚子下，等著輪班除草的師兄們正開心地聊著。後方拆卸鐵皮屋工程敲敲打打的聲音不斷傳來，剛走過的下方馬路旁，三兩師兄陸陸續續地搬運處理枯木石塊。這，已是輕鬆乾淨的景象。師兄們剛開始清理這裡的頭兩個週末就沒這麼輕鬆了，看那兩週趕回中心共修的師兄一身疲憊，就知其辛勞，可每位都忍不住一邊按著痠痛的四肢一邊開心地談論著打掃的情形。

一週週下來，共修時看著法座上修法的喇嘛，臉色越來越黑亮，像剛從西康回來一般。法座下不少師兄，包括愛美的姐姐媽媽們，也不敵金山夏末初秋的太陽，膚色漸漸深了起來，有的人手臂甚至被笑說像個小黑人一樣。每週，還是不斷地上山幫忙。滿臉滿身的疲累仍舊閃著笑容，喇嘛江秋尤其是，不時透過眼嘴角露出一臉滿滿的笑意，一副很滿足的樣子。去年八月十七日以來，這般表情不易見到。

這般滿足的原因有幾個。據說眾師兄第一次上金山打掃，回中心的路上喇嘛有感而發地說道，現在他終於知道卡盧仁波切與波卡仁波切的心情了。喇嘛年輕時在索那大和米麗寺學習的時候，寺廟一直處於興建整修的狀態，而年少的喇嘛們也都在幫忙蓋寺廟，當時喇嘛江秋不解為何卡盧仁波切和波卡仁波切看著他們工作時都會開心地笑著。而十幾年後的今天，看著大家做得很累卻仍然樂此不疲，喇嘛忍不住開心、倍感欣慰。此刻，喇嘛恍然大悟，仁波切笑容背後的心情他終於體會到了。此是其一。其他原因，觀察猜測下有幾個可能：一、卡盧仁波切在台灣有這個傳統藏式寺院以延續佛行事業。二、此地夠大，日後可迎請法王跟仁波切們傳法，不需租借場地就可舉辦更大型的法會（還可跳金剛舞！）。三、第一世卡盧仁波切交代喇嘛江秋在台灣建蓋佛寺與關房，如今喇嘛有機會帶領師兄弟們一起努力。有此寺院，大家就有一輩子做不完、可累積福德資糧的地方，如此將能利益更多眾生，讓更多人學習佛法。

曾問了幾位師兄頭幾次去打掃的感想，嘗試找出來那一個個笑容背後的感動。瑞真最先想起的，是她第一次開車從陽金公路上山去時，遠遠看見寺廟，馬上想起喇嘛兩年前畫下的一幅夢境圖（圖見第二版），實景與圖太像，深感因緣的不可思議。有些師兄則覺得此為一靈氣滿溢之福地，能幫忙整頓是件累積福德的好事。

問到燕琴，原本以為得到的會是幾句簡短的記憶

，沒想到她卻寫下滿滿一大篇幅的感動，重現許多師兄未能參與的打掃盛況——

甫進喇嘛的夢境，看見遍地的乾草、兩旁迎接我們的雜草、四處堆積待丟棄的雜物，還有等著日光浴的棉被，一切看來真實不虛。大夥兒在阿尼的指揮下，開始搬桌椅曬棉被，不一會兒連車頂、車前、車尾都曬滿了棉被。現在就流了滿身汗，工作還沒正式開始呢！阿尼笑著對大家說。大夥兒平時都坐辦公室，對這般需要苦力的工作，頓時皆感手無縛雞之力，不過還是打起精神努力幹活去。手拿耙子、鏟子開始工作，有的人負責在草皮上耙草，有的人開始掃馬路、清溝渠，有的人到大殿幫忙清理雜物，有的人則拿起剪刀開始修剪花草。

打掃能開悟是常聽說的故事，我們當中也有人因為掃地而頓悟的——以彤汗流浹背，滿懷感恩地對大家說：「從今天開始我要好好努力工作，不要再抱怨老闆的不是。平常真的太幸福，領著幾萬圓的薪水坐在冷氣房裡，手在鍵盤上敲敲打打，一天工作個八小時就可以下班，實在太幸福了！回去要好好對待老闆才是。」還有人說平時造業不自覺，沒有想消業卻這麼困難。十幾個人光掃這一小段馬路就氣喘如牛，一車又一車地推走的乾草枯葉，似乎沒完沒了。說著說著，清理水溝的陳媽不小心一腳踏入爛泥巴裡，原本白色的球鞋一腳染成灰色；笑著笑著大家又開始努力地掃，掃啊！

曾聽有人這麼說，上師們默默的在前方為我們鋪路，把路上的障礙都去除。晨曦中的陽金公路，一路就這麼順利走來，心中有種莫名的感動，沒想到他們已經把路鋪到這裡了！而此刻的我們，已經趕上前方默默鋪路的上師們了嗎？

二〇〇五己酉年不知是甚麼年，今年的颱風特別多，七月中旬強颱風海棠開頭，八月馬莎、珊瑚、強颱風泰利，九月卡努，到十月初的龍王強颱，每隔一兩週就有個颱風掃過臺灣。因為雨神的眷顧，這個暑假上金山打掃的印象，師兄們通力合作清除大殿積水就佔去了大部份。

頭次颱風大雨過後上金山，正想看看喇嘛江秋跟喇嘛格勒前幾日到底拆掉哪些地板，一進大殿，映入眼簾的就是一大灘水，從尚未被拆的木地板底到門口露出的部份都淹著水。因洪伯伯的擔心提醒，阿桃、慧娟，我們先行把積在一樓破裂水泥板中的水掃出，之後，上下巡視一遍的喇嘛帶頭馬上捲起工作褲，叫兩位男眾師兄找了桶子跟掃帚畚箕就動手撈起水來。撈了一會兒，大夥兒開始討論各種可

行的方法，後來找到個連接長水管的桶子放在較高處，髒水就這麼隨重力自然流出室外。做不慣勞力的手揮撈一陣，漸感吃力的我們只有互相打氣繼續努力。當我稍適喘息伸直腰桿時，眼角瞄到坐在一旁小憩，監督指揮的喇嘛，看他難掩嘴角的笑意，來不及探究原因，就被喊「上游加油！下游水源不足了！」，只好埋首繼續搖帚掃。這時聽到喇嘛有些開心的聲音說：「共修的就像這樣子，大家同心協力，一起努力。」之類的話，眼見不明白色粉狀物隨水流不時從木板底流出，帶點懼意，我只想趕緊刷完積水，沒能究其深意。漸漸地，水越來越少，終至剩下一片水痕。看似無望的工程，在眾人的努力合作下終於完成。看著師兄們個個心安滿足地帶著笑容準備吃午飯，這時喇嘛的話才滲入心間，現在這些笑容跟大夥共修後的笑容似乎有些雷同，心裡也多了那點相同的踏實感。

總說香巴噶舉是特重實修的傳承，香巴噶舉的金法傳承的精神到底是甚麼，說實話，在讀了那些根幹枝花果等個別名相後，也不甚了了。但有一點，在接觸利生中心這幾年，似乎看得到從卡盧仁波切傳下來某部份的傳承特色——據了解上一世卡盧仁波切跟波卡仁波切除了閉關修行，一生的精力都花在弘法度眾、蓋佛像舍利塔與寺院等這些利益眾生的佛行事業上。看著喇嘛江秋、阿姨與連喇嘛，他們長久以來不間斷地努力，替仁波切替寺廟中心做事、蓋寺廟，似乎這就是他們的修行方式，靠著虔誠心拼命替上師行佛事業，來磨鍊自心、來修行。這讓我聯想到問阿桃這幾次金山打掃的感想，阿桃說：「感想喔？沒什麼感想耶！我頭腦沒那麼聰明沒想太多，就是想現在中心有這個地方，想趕緊努力打掃整頓這裡，這樣石碇就可以單純做關房，而卡盧仁波切在台灣有個寺廟，地方較大，可以利益更多眾生。想到這，人就很高興，就這樣而已。」

人有千百樣，法門八萬四千種，來到寺院打掃做事的感受跟發心也各不相同。連喇嘛說過，若能老實嚴厲審閱自心，問自己為何學佛、為何來到這裡做這些事，確定之後再誠實地觀察自心，過程中不論發生什麼，不論辛苦、高興、感動、難過，不造作添加任何東西於其上，就不會浪費時間與精力。就這麼「磨」了一段時日之後，我們所得到的，其價值應遠大於一般人所追求的——套句宗薩欽哲仁波切的話——「副產品(by-product)」。傳承祖師們想傳下什麼，而我們個人又想從傳承中獲得些什麼？在金山打掃的這些日子中，看著上師與師兄們，這一點再清楚不過了。



# 〈去掃地〉 兆琦

因緣裡建立，因緣裡銷融，又從種種止息中生起諸般種種莊嚴。

一進大殿，地上有一大片沉積多時的黃濁雨水，喇嘛拉說是從沒了玻璃的窗口潑進來的，得沿著牆邊沒積水的地方走到樓梯口。

上了二樓，先巡視昨天的進度。喇嘛一路預設：「法會時嚙瑪巴住這間、喇嘛們住那間，走出房間會看到這樣的景色……」我們在四壁尚且是灰水泥的房間穿梭，一路跟著想像。敲定佛像將在這裡塑型之後，地板上沙石、木屑、紅磚、廢棄的欄杆木條都該清掉了，不少凸出的釘子殘留在地板和牆腳，真是危險，趕緊撬掉才是。每撬掉一支就終結了這根釘子的生命，以肉眼來看，將它釘在那裡的理由已經消失，它斷了折了鈍了，不能再以釘子的作用存在，以釘子為名的一生結束了，但若有因緣將它以鐵元素重新塑型，新生命又「誕生」了。現在它的新名字叫垃圾，垃圾開始了它的生命之旅。

回到大殿，這一大灘雨水，師兄們都在動腦筋，可怎麼把地板給速速弄乾。就在這麼一個時間點上，就有幾個師兄說出想法，你一言我一語將將好拼足了那個可以解決問題的方法。地上有一條，也就這麼一條水管，將將好可以接上一個有出水孔的水桶，現場也就只有這麼一個裝有出水孔的唯一一個水桶；這條水管不夠長，將將好旁邊躺著一條剛剛好和它密接不漏的瘦水管，瘦水管的長度給了污水一個妥善的終點處。這些本來散置一地的個體，因緣和合接成一體，完美地將濁水虹吸到一樓的水溝裡排放。大殿的地面一點一點地露了出來。

萬般因緣，無限緣起，在這裡密密交集，錯過這個剎那真可惜。來把塵垢清一清、掃一掃，好個清涼地！



## 自成無上道 廣度無數眾 — 金法林整建工程計畫

法華經云：「若人發心起塔、建寺、造像，如是諸人等，漸見無數佛，自成無上道，廣度無數眾。」佛說阿彌陀經亦云：「不得以少善根福德因緣得生彼國……」

尊貴的卡盧仁波切是一位真正了悟一切萬法形象、音聲、思想、意識皆如夢如幻，而無真實自性的行者。他曾說過：「我所做的一切真俗之事，悉皆發於純正的起心動念，並完全為了利益他人。我的心從來沒有一念違背菩提心和生圓次第的實際修行。」

我們尊貴的上師不斷開示用佛法的方式去利益眾生——共修、唸經、祈禱、放生、閉關、蓋舍利、蓋寺廟、做佛像——其功德不可思議，果報亦不可思議。末法時期造惡之因緣多順暢，一如成辦善業多違緣。今適逢金法林啟建整頓工程，以期成為達香嚙舉在台弘法基地，值此因緣願我等有緣人把握機會共襄盛舉，追隨上師亦步亦趨，以吾人清淨身語意，有錢出錢，有力出力，不分大小，不拘多寡，共同為一切眾生離苦得樂，解脫輪迴往生極樂，開悟成佛，成就無上殊勝之法緣。

金法林歷經數十寒暑，為廣利更多實修者，提供一安身立命休棲之所，使其心無旁騖，專心修行，故擬加以整建修護。

第一期整建工程如下：

大殿內外牆、屋頂、內部裝潢、雕塑佛像；寮房、廁所及餐廳；大殿內外整修及裝潢，調整格局，以期待未來弘持修法之所需。修建餐廳及浴廁以供工作人員工作之餘用膳休憩及沐浴，日後將改為

圖書館使用。

以上工程從今年七月底著手進行復健，預計九十四年十二月完工，屆時即可先行推動法務。

第二期整建工程計劃如下：

- 一、變更現行農地地目為宗教事業用地，以利寺院擴建及長期發展。
- 二、興建舍利塔：舍利塔之內部將建立為大殿，以為仁波切、喇嘛弘法利生之用。又近年來世界局勢動盪不安，天災人禍頻傳，疾病瘟疫橫行，舊疾已癒又添新秧；蓋舍利塔的功德，可以利益廣大眾生，消除這塊寶地許多災厄，使眾生得以安居樂業，風調雨順，國運昌隆，法界和平，民心向善。
- 三、增建寮房：以期未來金法林之行者能安住無驚地實修。佛法越興盛則眾生越安樂，身為佛教徒當以佛法興衰為己任，身為修行人當以眾生安樂為己任。佛法難聞、良師難遇、人身難得，願我等現前大眾齊心協力，慷慨解囊，或出廣長舌，奔走相告，或老實修行發願迴向。

虛空無量 眾生無量 我願無量

若有心想參贊金法林整建工程  
結此善緣劃撥帳號如下：

戶名：金法林  
帳號：18699243